



# 有光才有温暖

——读长篇报告文学《点灯人》有感

■ 胡倩妮

长篇报告文学《点灯人》的主人公钱海军既非明星，也非富人，但在很多人心中，他比明星更耀眼，比富人更富有。他是公益事业的践行者，一干就是几十年。从最初利用一技之长义务为同社区的老人换一盏灯、装一个开关，到后来将“免费业务”扩展到电器维修、人文关怀等方方面面，钱海军用他助人为乐的态度感染了很多，影响了很多，也带动了很多人。

如书名所言，钱海军是一名点灯人，这个点灯人有两重含义：首先，他是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的一名社区经理，具体地说，他的职业是一名电工，所以点的是实实在在的灯；但是，他除了免费为社区里的孤寡、空巢、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提供电力维修服务，还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关爱他们，同他们聊天解闷，帮他们解决生活困难，老人们感受着他带来的温暖，仿佛心中被一盏灯点亮了余生。

当然，仅有一个钱海军是远远不足以点亮夜空的。如果只有一个点灯人，一天点10盏灯，全年无休，也不过3650盏，于14亿人而言，十分有限。所幸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钱海军，他们时而聚集，时而分散，但点灯之举从未停止，于是，我们眼中便有了足以照亮美好生

活的一片华光。

说起光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亮，继而还能想到温暖。无论是日光还是灯光，均是如此。如果说星月光辉是大自然赐予世间万物的光，那么灯光则是照亮生活的人造之光。随着时代进步，电对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的越来越重要，而与电相关的从业者肩负的担子也就更重。

有人说，钱海军和众多的点灯人就是一块块砖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，事实的确如此。

1998年，因社区初建，缺少工作人员，一张申请表，钱海军就成了社区的编外电工。自此，一个电话，呼之即来，风雨不改。1999年，在给一位姓林的老先生修日光灯时，老人一句“老了，没用了”的叹息，让钱海军下定决心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服务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上。从此，大年夜与家人团聚便成了一种奢侈。2013年，“菲特”台风来袭，钱海军和同事们驰援温州，驰援余姚、磨战横河，用行动诠释着“点灯人”的意义；2014年，嘉兴的“空巢老人”事件震惊全国，钱海军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发起了关爱空巢老人的“暖心行动”。2015年，他们又针对残疾人发起了“千户万灯”残疾人贫困户室内照明线路改造工程，并从慈溪推广到宁波，及至浙江全省，同时走向藏、吉、黔、川多地……



钱海军一边改造室内照明线路，一边向老人讲解安全用电知识。姚科斌/摄

感人的事迹有很多，书中陈述了部分，相信书外还有更多。从这些故事里，我们能体会“点灯人”和“点灯之举”的价值和意义。我尤其喜欢书中所引用的《传灯》这首歌的最后几句：“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，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，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，每一盏灯都要燃烧

自己”。

未来很路很长，很多人和事都会消散在奔忙的征途中，但正能量可以永久传递，精神的力量和光亮能够穿越层层烟霞抵达遥远的彼岸，感谢千千万万的点灯人！

## 诗意战高温

■ 李凤高

骄阳似火，从阳台放眼望去，老旧小区改造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高处楼顶上的工人们正冒着酷暑铺油毡、做防水；楼下有人往道路上忙着铺沥青，工人们配合大型机械作业，在热浪中艰难地向前推进。人群中，有一位正在整修下水井的工人干脆赤膊上阵，上身晒得黑亮黑亮……这高温下作业的场景令我油想起当年战高温的往事。

苦乐年华，乐中有苦，苦中有乐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二十岁出头的我在煤矿机电科从事锻工工作，其实就是个小铁匠。

有一年盛夏，矿运销科选煤楼上拉煤用的铁溜子出了故障，联轴器突然断裂了，需要紧急加工才能不耽误生产。这可是个大家伙，需要用直径200毫米的圆钢下料，经过煅烧，锻打成直径330毫米的锻件，然后再去车床、铣床加工成需要的

零件。那天高温，没有风，我拿起钢板尺在烈日下划线，脸上的汗滴滴答答洒在粗硕的圆钢上。留好割口，画好尺寸，焊工师傅拿着割枪就上阵了，他技艺娴熟，很快下料完成。当时我负责烧火，几个人帮我用铁钳夹着，抬着那块料运到火炉旁，我调整好炉火，铺上厚厚的火底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把圆钢放进炉膛里，填好煤炭，调整风量，开始烧铁。记不清烧了多长时间，总之经过多次翻转，终于均匀地烧到了炽白的程度，可以上空气锤锻打了。

因为工件太大，大伙儿齐上阵，夹的夹、抬的抬，谁都没闲着。为了能用上力，大家把料端平放稳，因为离炽热的工件特别近，高温炙烤下，大家咬牙坚持着，汗水湿透了脊背，脸颊烤得直发疼……最终，在齐心协力下，锻打工作终于完成，工件得以顺利加工，保证了生产所需。

我那时爱好写诗，当时还写了一首名为《献给高温作业的机电工人》的小诗，现在只记得后面几句：烘

炉前，你无暇去擦脸上的热汗/不停将炉膛里的坯料翻转/一块块锻坯是一首首诗/你把诗的意境烧亮。

其实，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的工人除了吃苦受累之外，还有福利呢。每年，矿上给我们每人发半斤茶叶、5斤绿豆、5斤白糖。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，这些都是令人羡慕不已的稀罕物。那时候，科工会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大搪瓷缸子，工作间隙，我们不停喝水、喝茶、喝绿豆汤，防止中暑，保证高温作业安全高效。于是，我又有灵感袭来，写下了一首《绿豆汤》的诗：“季节步入盛夏/绿豆粉墨登场/在热浪中吟诗/在沸水里歌唱/千煮万炖/心花怒放/当绿豆汤/嫁给白砂糖/火烧火燎的日子/飘过一缕/唯美的清凉。”

苦难铸就辉煌，高温锻造梦想，吃得苦中苦，方有今日甜，回味青春往事，诗意战高温，总是苦并快乐着。

(作者供职于吉林省舒兰矿业公司东富洗煤厂)

## 父亲的“二里路”



■ 崔向珍

吃完晚饭，父亲退了烧，他乐呵呵地问我，要去走廊里转转。

父亲的病房在走廊的西头，热辣辣的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透进来，斜照在地板上，隔壁床瘦弱的大伯正坐在阳光里打盹。医院正在翻盖副楼，叮叮咣咣的声音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来，身穿橘红安全背心、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工人们不停地忙碌着。黑红的木板、林立的钢筋、金黄的塔吊，以及镶了金边的绿叶、嘈嘈的蝉鸣、辛劳的建筑工人，在高温下勾画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。

夕阳一点点隐去，走廊里的灯亮了起来。我和父亲转过身，顺着走廊往东走。父亲走得很慢，我小心翼翼跟在他后边，生怕他摔了。走到东头时，看门的大姐已下班走了，病区大门被一道黑色的链子锁死了。我们父女俩站在东头的窗户外，看红花绿树，看那些五花八门的商户门面，一位拄着拐的大娘说：“你们看，那家饭店的菜很好吃，比食堂的好吃多了，可咱出不去。”我安慰大娘：“好好吃饭，养好身体，咱们很快就可以吃上好吃的菜啦！”

回到病房，父亲显然有些累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说走廊走一个来回，得有二里路吧。我说不知道，等会我再走一走，估摸估摸。父亲叮嘱：“你现在就去，我想知道呢。”

我把病床上的栏杆提起来，出了门，站在走廊西头看脚下的地砖。一平方米大小的地砖，我数数就清楚了，于是顺着走廊一块块数到东头，又从东头数到西头，没错，106块地砖，再加上两头20公分的镶边，来回半里路都不够。可我告诉父亲：“真的是有二里路呢，你今天走得可不少。”父亲听了哈哈直乐，像个刚考了满分的孩子。

病房里的日子跟每天输液的点滴一样慢且单调。我掏出手机，搜索出父亲熟悉的古诗词，开始胡乱考他，上句接下句也好，诗词作者也好，他都对答如流。我很认真地表扬他的同时，说再考他一个别的问题。父亲也很认真地答应：“你考吧。”我笑着问今天星期几，父亲明显愣住了，我立马装作扭头看窗外，他偷偷从枕头边摸索出手机，打开了看了看又塞回去，很大声地告诉我：“今天星期二。”我使劲地夸奖他：“脑子比我都好使，我以为今天星期五呢。”

父亲刚精神没几天，又做了手术。最初两天他睡不踏实，我因得摇摇晃晃。因为刀口疼，他烦躁生气，我只能一遍遍讲道理哄他。我解释半天，他好像懂了，可一转脸，他又糊涂了，又开始絮叨那个问题，我只好不停地重复那些话，讲笑话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后来，父亲慢慢能吃饭了，也能下床活动了，我俩又可以在走廊里散步，从西头走到东头，再从东头走到西头。父亲拱着腰，走得非常慢，好几步才挪过一块地砖，106块地砖，他费半条命才能挪到头。

更多的时间，父亲躺在床上，我坐在窗前，听他讲那些陈年旧事。几十年前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可我刚告诉他的事情，转眼就忘了。唯一一件事他忘不了，那就是打电话告诉母亲，他今天吃了很多饭，又走了二里路。电话那头，母亲开心地笑着，说等着他出院回家。

出院那天，父亲三下五除二换上他最喜欢的紫红色衬衫，轮椅也不坐了，病区走廊的106块地砖，他好像很快就走过去了，一边走还一边不停地催促我：“快点走，恁娘在家等着咱呢。”

(作者供职于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)

## 阶前梧叶已秋声

■ 郭发仔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池岸水草茵茵，春夏复长，此刻到处蔓延，宛若不修边幅的懒汉。路边梧桐枯老，枝繁叶茂，其间蝉声叽叽，鸣叫大不如前。一阵风过，梧叶飒飒如雨落，那便是秋声了。

秋之声色如何，全由个人心境。欧阳修听到的秋声，其色惨淡，其容清明，其气栗冽，其意萧条。宦海浮沉，欧阳修眼中之秋过于苦闷，只不过借江湖秋气发庙堂之声罢了。

立秋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。此时，阳气收缩，阴气渐盛，秋熟秋收，历经一夏的炙烤，于人于物，当是恰到好处之时。

日历上的立秋蜷缩在四方格中，毫无生气。真正的秋意，仿佛是夜间的一场雨水激活的。清早起来，天清气朗，风轻云淡，草地鲜润，三角梅在鱼白的晨光里妖娆，绿叶上残留清亮的水珠，有时令的温婉，有青春的朝气，全然不见夏日毫无由头的戾

气。晶莹的水滴里，有昨夜的风声、雨声，还有鸣虫埋怨的啾啾声。

立秋之后，气象斗转，天气如一锅放凉了的清粥，空气带着微温，天空若擦拭了一般的澄澈，风是轻的，云是轻的，连呼吸都是轻的。

古人认为立秋有三候：凉风至，白露生，寒蝉鸣。“乳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南宋刘翰在《立秋》诗中描述，蒲扇一摇，风轻梦圆，枕边清梦与秋风凉意一拍即合，处处秋声处处秋。月凉如水，亦如倾泻在大地上的秋声。一早起来，总误以为季节在夜间偷偷掠过。其实，清秋雾气弥漫，在晨间沉淀，落在草丛里，沾在叶尖上，露从今夜白，一直白到日出东山。秋蝉没夏蝉那么暴躁，只平缓地低吟。实际上，立秋三候只是大致情况，南方大部分地区虽时令人入秋，但仍处于酷暑，烈日当空，天干物燥，此天俗称“秋老虎”。凉风将至未至，白露只待深秋，寒蝉三两只，夹在嘈杂的秋声里，若有若无。立秋之后的处暑，才称得上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真正的秋声，实则在方寸之间的田地里。

《说文解字》也说：“秋，禾谷熟也。”黄淮以南多种水稻，在秋季日头的余威里，谷物颗粒收浆，日渐饱满硬实，禾叶枯萎泛黄，村野之中，金灿灿黄澄澄，农人携儿带女急慌慌入田，人声器物声熬成一锅沸腾的“粥”。

新时代新农村，也开始了新农业。即使都种水稻，各处也因地制宜，或单作或双作。此时，中稻正开花结实，单季晚稻正圆秆。大豆结荚，棉花结铃，玉米吐丝，红薯迅速膨大，一切都在秋季里暗地使劲。秋季冷热交替之际，农事得靠天吃饭，必须抓住时机追肥耘田，及时管护。

立秋既是节气，也是传统岁时节日。旧时秋收后，坊间会挑选黄道吉日，祭拜上苍与先祖，品尝新收谷米，即“尝新”。各地还有“贴秋膘”“咬秋”“啃秋”等习俗。立秋这天以悬秤称人，将体重与立夏时对比来检验肥瘦，体重减轻则需“补体”，在秋日合理进食，叫“贴秋膘”。在南方，入秋当天多吃西瓜，以防秋燥。在湖南、广西、安徽、江西等地，由于地势复杂，村庄平地极少，人们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、挂晒农作物，并逐渐演变成“晒秋”农俗。

立秋之后，滚烫的天气日渐消瘦，日子却悄然饱满。秋声写在诗人的句读里，挂在农家的门楣上。



风向标

■ 黄燕凤